



连岳说：神了

《圣经》的智慧和力量

连岳/著



连岳说：神了

《圣经》的智慧和力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连岳说：神了/连岳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387-3656-4

I. ①连… II. ①连…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0358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王默涵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连岳说：神了

连岳 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印刷/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字数/130千字 印张/7

版次/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2011年9月第2次印刷 定价/2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再版序言

增收了一篇文章：《更壮丽的死亡》，其余无事。

目录CONTENTS



小树慢慢长大	001
委身于人	004
贫穷与穷人	007
谎言可能成为集体意志	010
苛刻是批评本色	014
灵性流亡	017
逃城的设计理念	020
科学地讨价还价	023
善巧方便说	026
因为软弱所以刚强	029
死亡的可能性	032
守望者只说凶言	035
使徒学外语	038
地和人都要休息	041
总得怕点什么吧	044
傲慢的资格	047

有什么好急的	050
摩西的压力	053
左右为难	055
森诅咒	057
神有什么了不起的	059
谦卑悖论	061
第一契约	063
是的，永远青春	065
不可知的命运	068
名分于我有什么益处	070
有关秃顶的神圣指示	073
一切都是表述问题	075
两个耶稣	078
目的论之温暖	080
走神的阅读乐趣	083
圣人语法	085
要有光	087
求智慧	089
还是要多读读书	091
求你不要驱魔	093
爱自己	095
明天的飞鸟与百合	098
就是石匠、木匠	101

不要相信显得完美的人	103
第七天	105
嘘——	107
慈善秀	110
不可割尽田角	112
远离试探	115
你要三次不认	118
我是你爸爸	121
快得失去知觉	123
荣华之后的苦情	125
有一刻，我们会自以为神圣地杀人	128
正义的焦虑	131
便宜与苦行	134
红着脸说银子的坏话	136
理想之非肾动力	138
我有耶稣之名	141
诅咒武器	143
绝对宽恕	145
Google的五饼二鱼	148
他们被软弱所困	151
渐渐撵出	154
绝望与奇迹	156
荣耀之死亡	158

每个人都该自己做一点事	161
悲观主义的调子	164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吧	167
岩石上的小花	170
否认自己	172
诗、卦及宗教故事	175
“吗哪”定理	177
斯巴达不相信快乐	180
一个悲观的梦	183
假想的未来	185
没有正选	187
国王不可加添马匹	189
耶稣与披头士	192
终究要从“有限”走到“完全”	194
他们的母亲	199
反恐圣专栏	202
十四天	204
在火车站可以抢劫整座城市	207
神死了，人死了，鬼活着	210
更壮丽的死亡	213

小树慢慢长大



蔡明亮导演拍过一部纪录片，叫做《小树慢慢长大》，我借来做这篇文章的标题。蔡先生在自己的工作室外也种了一棵小树，看着它慢慢长大。这个行为很酷，可惜我学不来，我没有自己的土地。

据说种树会上瘾，因此有人会一棵接一棵一直种到死掉那天。这个说法不知相信的人有多少，因为我们看到的行为多是上瘾地砍树，一棵接一棵地砍，尤其是珍贵的树种，一直砍到自己死掉那天。

珍惜植物的生命，甚至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施魏策尔(Albert Schweitzer)定义为仁慈。一个农人在田地里为他的牲畜收割牧草是应当的，而若他在回家的途中，故意践踏路边的一株野花，那就是残忍。不知有谁会听信施魏策尔的劝说，善待卑微的植物。可是植物（尤其是树）的某种特性，恰恰是最有价值的，能成为人类的

教师，那就是它的“慢慢长大”。这里面包含了成长和耐性，它们是树的天性。而人类当中，只有极优秀的那一群人，才会在后天意识并且养成“成长”与“耐性”。

马克·吐温有次被问到“什么是人最重要的信条”，他说：“毫无疑问，是成长，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改变自己，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马克·吐温年轻时是个沙文主义者、自大狂。我们年轻时很像他。众所周知，马克·吐温后来“成长”为一个信奉种族和人类平等的人，一个视自由为最高价值的人，一个以幽默和讥笑抵挡所有残忍与短见的人。同样进入了中年，我们倒是没有一点像他了。

成长，能让一个人挣脱丑陋的跼。可惜的是，我们并不是植物，一生下来就开始成长，永不停歇，直到死亡。我们可以在很年轻时停止成长，把生命剩下的所有时间用来美化那层丑陋的跼。

树木完美地诠释了“成长”的内涵。一是把“成长”视为生命的最本质的特征，自我否认、自我怀疑、自我更新能使“成长”过程进行到生命体的最后一刻。

第二点，恐怕失传得略为久远：成长只能是缓慢的。一棵小树只能慢慢长大，揠苗助长行不通，所以，“缓慢”在植物那里还是成长的基本准则。而焦躁的人并不会死，所以，缓慢就在人类社会成为稀缺元素。你可以碰到从来不读经书的信徒，从来不写作的文学家和从来不诚实的评论家，从来不做一件小事的救世者与从来

不坐在书房的大学教授，从来不接受新知的批评家与只相信骗术的投机者……一天之内，你可以碰见上百位这样飞快地哼哼着奔跑的人，好像要带领我们到幸福彼岸，其实，只不过是盘旋在一颗脑袋顶上的蚁群而已。让人心酸的是，他们盘旋着的下方，似乎并没有一颗脑袋。

像蔡明亮一样种一棵树吧，至少，也得经常看一棵树，看看它们是怎么慢慢长大的，开始像马克·吐温一样慢慢成长，不要停下来。

委身于人

god.

“委身于人”这四个字，现在主要的意思是和他人发生了性关系，而且似乎是姿态主动。可是，我不想顺着这层意思说，纵使我知道你想让我说下去，也不得不小小地得罪一下你。我要从肉体完全回到精神，说说“委身于人”的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体会他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听起来好像不怎么样，但是有一个人却把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潮，崇拜者甚至说他名字的亮度，已经要超过福柯和德里达。

我去年在《南方周末》上的“我是鸡汤”——一个问题专栏上谈过这样问题，我接到不少邮件问我，听了太多别人的诉说，这样下去会不会疯掉。这样的问题无法回答，如果我说“还没疯”，那么这个宣告就有点疯狂的意味了；而谦虚地表示“我已经疯掉

了”，又显得很清醒。但这样的疑问触动了一个很好的话题，那就是：作为人来说，真正的倾听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倾听你自己和别人，都是如此。所以，多数人的选择是按照习惯生活，从不倾听自己，把自己所有敏锐的心智搞成哑巴，再也不会开口烦人。不想这样从众，或者，你也想开个问答专栏，那么，圣人托马斯的一句话可以相送：“要记住，人很坏，总在邪恶边缘游走。”这句话不像圣人说的，心灰意冷、玩世不恭。不好意思的是，它正对我胃口。

以倾听作为职责的，最著名的，莫过于神父了。有一则故事是这样的，某人去向神父忏悔，他说：“法官及陪审团都坚信，那桩分尸案是连岳干的，其实不是，那是我做的。”忏悔完毕，凶手焕然一新地走掉。这个神父内心受不了了，但是他又必须保守忏悔者的秘密，于是，他向另一个神父作了忏悔，然后焕然一新地走掉。再三再四，终于所有的神父都知道了案件的真相。行刑之前，有个神父去接受连岳的忏悔，连岳说：“我真的没有杀人。”神父叹了一口气说：“唉，我们都知道……”

倾听，有时候就是这么需要定力，你有可能知道自己和他人的罪过，而又无话可说，无法可想。这是真正的“委身于人”，当然，我做不到，只有几个人能做到这点，其中就有秘鲁的古铁热（Gustavo Gutierrez）——我超喜欢这个译名，远古的冷铁都会温热。他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提出“解放神学”的概念：“我们的

起点是委身于穷人，一种‘非人’，它的概念源自受害者。”他现在，就是准备超过福柯和德里达的那个人。

神学这门学问也许离我们很远，我们也可能永远不会去秘鲁，但是谁都不会缺少“贫穷”。可能你身边有大量的穷人，可能你内心一片荒凉，这些状况，也许都需要“委身”去听，最终知道我们都是某种穷人。也许，这样做后发疯的概率会低一些。

贫穷与穷人

god.

两年前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说了一句“贫穷是最大的罪恶”。我当时以为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人人都明白，没必要加以解释，直到前几天，有个人提起这件事，问我：“过去了几年，你现在还坚持这句话吗？”

是的，我仍然坚持这句话，并没有痛哭流涕，洗心革面，觉今是而昨非。不出太大意外的话，我会一直认为这是句真理。不过，经此一问，我也发现，有多加论述把这句话的意思说得明白一些的必要。

“贫穷”和“穷人”是两个概念。一个人不幸陷于“贫穷”的状态，就是所谓的“穷人”。没有人喜欢“贫穷”的状态。“贫穷”的状态，一般都是无可奈何的，也许一个人就出生在贫穷地区

的贫穷家庭，也许是缺乏援助并被剥夺了多数机会，可悲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两种状况往往还会相继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很明显，“贫穷”是对一个人的惩罚，而非奖赏。“贫穷”让人吃不饱，穿不暖，受不了教育，改变不了命运，几乎没有机会体验知识与思想的乐趣。“贫穷”能把一个人的存在与命运压得如此扁平痛苦，当然是最大的罪恶。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能、寻找更多的机会，以期获得更大的财富，总不能说是自甘堕落吧？

而“穷人”，毫无疑问，应该获得尊重、同情、帮助，政府应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改善他们的处境。由于“穷人”与“贫穷”永远联系在一起，人们很容易把“贫穷”看成是“穷人”的道德属性，夸奖“穷人”，连“贫穷”也一并欣赏。“贫穷”不是“穷人”的勋章与花环，而是枷锁和羞辱。赞美“贫穷”，其实是在恶心“穷人”，就像你夸一个人的秃头灿烂辉煌一样。

人总愿意站在弱势那一边，在情感上，更容易把更多的美德赋予穷人，把这当做一种田园抒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在进行理性判断时，不应该相信财富的多寡可以与美德画等号。仇穷的人，相信美德与财富成正比；仇富的人，相信美德与财富成反比。这两类人，都只爱用脚后跟思考而已，一样乏味，并无高下之分。

伯特兰·罗素有个无情而真实的判断：“贫穷最可怕的后果



是让贫穷扭曲了自己的思维。”而长期贫穷，这个后果发生的概率很高。甚至可以发现，有些人在经济上脱离贫穷相对容易，而要改变扭曲的思维方式却非常困难，这是“贫穷”之罪的惯性。要拯救“穷人”，也要扑灭“贫困”。

我们是以公正为出发点推理、判断，正如《圣经·旧约》所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利未记》19：15）”只要有公义，穷人、富人才都不会受伤害；穷人才可能得到财富，富人也可能享受财富。需要赞美的，是“公义”，而非“贫穷”。